

它们或许无用,却又如此美好

——谈一些近期出版的博物学读物

辛稼轩晚年有一阙《贺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人就是这般,老去方知万事空,富春江上,雨雾钓台,鱼鸟之恋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阅一些博物学的闲书,也是一件或许无用,却很美好的事。

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种世界各地的野草,风吹哪页读哪页,先捡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雏菊、大叶醉鱼草、苦苣菜、原拉拉藤、蓝铃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纳、野豌豆,手绘博物画插图有130余张之多,文字倒是简略,对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识的读者,略有不满足,不要紧,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杂草的故事》,前几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来读。

这两种关于杂草的书都来自英国,我们中国也有一本小书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杂草》,这是三联书店1949年6月出版的,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之一,小32开,只有70页。全书分为“引言”“春季常见的杂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见的杂草”“花的构造及与外界的关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结束的几句话”八个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边、路旁、河畔等处,平时看作不大有用处的草类来讲,使读者对于那些草认识得明白些……可能会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呢”。

寒斋所藏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经印到一万册。这本小书后来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发现被收入《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读》一书,书中还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极为丰富,尽管与后来诞生于西方的博物学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体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纲目》,其内容涉及了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可谓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叙述自然即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的最古学科之一,博物学家是“对博通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在我看来,他们不仅博学,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们生产出无数今天已成为常识、甚至妇孺皆知的知识,然而,这一行当在今天却似已步入黄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无用的博物学,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动,不时出现在新书讯息中,梭罗的《野果》、涩泽龙彦的《花逍遥》、卡拉纳皮的《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范发迪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诸书,令读者爱不释手。

去年读到两种新书《植物名释札记》《与花方作谱——宋



《野草·野性之美》
[英]加雷思·理查兹著
光合作用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
[日]久保辉幸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植物名释札记》
夏纬瑛 夏经林著
中华书局出版

《香港方物志》
叶灵凤著 余婉霖绘 [英]J.A.贝克著 李斯本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游隼》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代植物谱录循迹》,一本讨论中国植物通俗名称的来龙去脉,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谱录的发展脉络,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前者为已故的夏纬瑛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完成,在中国典籍中,植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夏先生认为:“一个植物名称本身,就反映着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先人对这种植物的认识程度。”数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万里路,直到晚年因双目失明,无法继续。比如“牡丹”,他注意到,历来医书均未释名,他通过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为名,‘牡’字无义。”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称辨析,不唯从语言学出发,是在大量的植物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植物名释札记》笔记式行文风格不同,《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是一部厚重的专著,作者久保辉幸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位日本学者,他注意到植物谱录这一类专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现,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关注这些谱录的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阐明这一类出版物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读来饶有兴味。据作者的调查,宋代花谱中,有牡丹谱15部、芍药谱四部、菊花谱八部、梅花谱四部、兰花谱和海棠谱各二部、玉蕊花谱和琼花谱各一部,以及综合性花谱四部,此外尚有经济植物谱录26部,但动物谱录仅有区区四部。在对这些谱录进行文献学考察后,作者发现,北宋时期作者的思维明显带有“格物致知”的学术精神,而南宋时期作者则更倾向于以种植

行为表现其隐逸的生活态度。这一点,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关论述,尽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参照阅读。

博物学给予一个普通读者的帮助与欣喜

以上中日学者的两本著作,都是需要潜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种不计实用的态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资学术领域之外的普通植物爱好者阅读,但现实中,常有一种跨界的博物学写作者,他们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处,比如叶灵凤。

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间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112篇短文。叶氏在“前记”中说:

我将当地的鸟兽鱼虫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们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

翻看目录,“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鲜第一声”“海参的故事”“香港的野鸟”“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传奇”,看了这些标题就明了书的内容。查《叶灵凤日记》:

1952年12月25日 约了高雄夫妇及《大公报》的刘芄如夫妇来吃晚饭……芄如约为《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一关于香港草木虫鱼的连载。

1953年1月21日 自元旦起,开始在《大公报》的“大公园”

还原真实的万园盛世

——读《万园之园:图说圆明园》

一座圆明园,半部清代史。

“圆明园,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万园之园:图说圆明园》一书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图片,生动地描绘了圆明三园前世今生,为读者带来一部“纸上纪录片”。

圆明园这座原本占地堪比5个故宫、被誉为东方园林典范的文明宝库,在1860年惨遭劫掠后,如今只剩令人扼腕叹息的断壁残垣。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痕迹虽然被岁月侵蚀,但其独

特的魅力却经久不衰。

《万园之园:图说圆明园》全书分圆明园、长春园、长春园西洋楼景区、绮春园四大部分,对圆明园内的建筑景观做了全景式解读,书中辑录了近600张珍贵图录,其中有宫廷手绘图卷、散落世界各地的老照片、流散在外的文物图以及最新发掘的考古遗址照片。带领读者沉浸式了解圆明园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观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再现了这座万园之园的宏阔壮丽,是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圆明三园建筑景观与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配合典藏装帧,全书艺术呈现了一座打开圆明园的“纸上博物馆”。封面选取了大水法遗址为设计元素,采用凹凸浮雕工艺和书名烫金;手工函套以经典园林框景镂空点缀四十景图设计元素,仿佛缓缓打开万园之园尘封的旧梦;精美三口刷边图案选自圆明园四十景图,展现了圆明三园的盛世美景。书籍内文选用艺术书纸,色彩饱满,颜色柔和,高精度还原图画质。从《圆明园四十景图》、郎世宁铜版画,到海外老照片,再到考古遗址、流散文物及至现状样貌,仿佛能透过纸张触摸圆明园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捡拾起记忆碎片,穿越时光,开启一段探古寻今之旅。

从康熙到咸丰,一百五十余年里圆明园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精韵,在这凝练的过程中,不朽的园林文化又被赋予了皇家色彩。虽然夏宫失去了,但时至今日,圆明园依然引导着后人去研究她,保护她。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夏宫不语,却通过其恢弘的建筑和沉痛的历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符号与伤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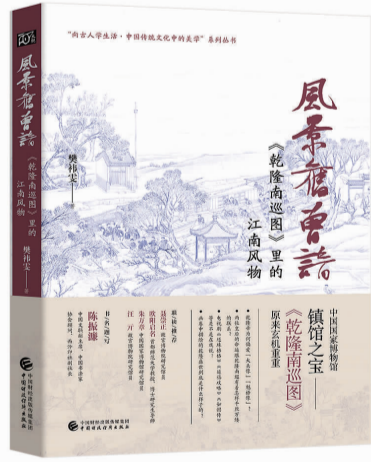


《万园之园:图说圆明园》
刘阳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乾隆南巡是一个道不尽的话题,而由乾隆六次南巡衍生的无数画卷,更是美术史上备受关注的佳作。《乾隆南巡图》留下的不同图式,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如果人们去深入挖掘,每每会有出人意料惊喜。诸本《乾隆南巡图》,所表现的方方面面,大至顶层设计、山川胜景、城池宫苑、官制礼制、航海官船和世风民俗,小到街头巷尾、贩夫走卒、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和美食佳肴,几乎涉及乾隆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典型的有清一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可窥见其时宫廷绘卷侧重写实的艺术技巧,表现皇家富贵之气,更可见一个时代的政制、航运、礼俗、吏治、河工、军旅、市井、城垣、民风与文化的盛景。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著和论文,并不鲜见,但从美术史之外,从不同的视角来重新认知《乾隆南巡图》,樊伟雯的此书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堪称同类研究中的一股清流。

作者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又是收藏《乾隆南巡图》最多的收藏机构之一,故其有机会接触到画卷原迹及相关的舆图、典籍、名物与其他相关文物等,因而对此画就有发乎情的切身感受,研究起来,便是有话可说,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迥异于美术史家的视野中,作者透过不同的画卷,为我们解答了清帝为何要祭扫明陵、清朝阅兵的亮点在哪里,乾隆奉母南巡另有什么隐情和两位皇后的去世为何都与巡游有关等非美术的“天问”。而南巡的钱从哪里来以及南巡支出对于国力的影响有多大,不仅是经济史学者探研的范畴,更是普罗大众极为好奇的乾隆“隐私”,作者都在文献的释读与画卷的解构中找到了答案。当然,画图中的文化盛景以及舌尖上的盛清风尚,也都在书中得到呈现。这种独出心裁的观画视角,不啻为美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更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交流互动的距离。

每次翻开这本书都不敢放纵自己随心所欲沉浸阅读耽误了手上的事,又怕一口气读完而没有了想头。正是在这样拿起又放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看了书的大部分,真有一种赏心悦目、不忍释卷之感。书中不仅谈到了诸本《乾隆南巡图》描绘的沿途景象,更勾勒索隐,与海量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把读者带入当时的语境中。在谈到画中的“书画寓”即书画铺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身穿官服的士人在纸板上潜心挥毫,旁有大人小孩观摩,更看到店铺中装裱精致、琳琅满目的古今画作,作者还由此探究苏州地区的书画市场、典藏传统与风雅之好。在图画中,我们往往只知道运河的繁华、道路的宽敞、舟车的奢华、军队的齐整、美食之花样百出、市井的繁荣、沿途黎民百姓的好奇以及各地风景名胜之目不暇给等,但却很少知道乾隆每一次南巡至少要出动18000辆车、2400头骡子、2200头骆驼、3450艘船只、18000到20000匹马以及30万名纤夫、民工等,单膳食用所牲畜就需要75头。这些看似枯燥却真实的数字,是乾隆南巡举全国之力的耗费与奢靡,也是繁华盛世的缩影。所有



《风景旧曾谙:乾隆南巡图里的江南风物》
樊伟雯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看得见的风景和看不见的画外乾坤

这些微观的数据与南巡背后的国力支持,在画面中是看不到的,作者通过抽丝剥茧的疏证,在典籍、奏章等文献梳理中,以图证史,以史证图,以浅显而流畅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本轻学术的盛世繁华画卷,也为我们透过画卷看到了鲜为人知的画外乾坤。

自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由于大量的书画作品面世以及相关文献资源的公开,美术史研究出现了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多元化胜景。在传统的对于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之外,对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时风流韵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审美、风尚、民俗等诸方面的探讨,成为美术史研究的新导向。美术史的论著不再是写给专业人士所看,更要使非专业人士中的传统文化痴迷者有兴趣和动力去接触与探究,这对于文化的承传与流播尤为重要。见微知著,致广大而尽精微,正因如此,以深入浅出,甚至如瓜棚架下邻人谈心的形式娓娓道来,才使得象牙塔中的美术研究受到更多人的垂注。樊伟雯的此书便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优秀范例。

人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人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蔡澜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吃着吃着就老了》是《风味人间》总导演陈晓卿的舌尖寻味故事。里面讲述了他所熟悉的

蔡澜在这本书里说:“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在茶余饭后悠闲地翻看这部作品,也许能从其中各式各样的美食中窥见些许往事回忆。美食从来不只是一份食物,它记录了某一刻的心情,承载着一个故事,象征着梦中的那处地方。大概等一切都经历过了,尝遍诸多

街头巷尾各色美食,文字读起来热腾腾的,能叫人体味到五谷杂粮的真实。

“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巷陌中”,陈晓卿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跋山涉水去寻找别人口中的美食,却在抵达以后才开始怀念起家门口的那碗豆浆,家乡的食物不一定够特殊但一定够温暖。

美食,又熟悉了各种厨艺,才能回归粗茶淡饭。但蔡澜率真洒脱地直言道:“但我这个矛盾的人,连斋菜也不喜欢,怎能平淡呢?”



《吃着吃着就老了》
陈晓卿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